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

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閭伏臘宴會
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
故仕者至以官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
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
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戍鳥言殊服之域或嶺海
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率錯相易而至遠者萬
里近者數千里其五
山川異壤衣食異宜
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
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踰時而不至

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
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
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
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覩者數共騷人
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欵欵若草之吟蟲悽然
以悲也間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上則不問
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燕鳥游異林聞同
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
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

吳人也吳之士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而秔稻鴈鷺魚鱉芟芟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予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永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况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臺叅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摧土之民所疾否間於歲時欸欸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遊茗雪檣李之間

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憑而寄之而君且倏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茲行也例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飲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也申之文以緩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于言不能盡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恍怳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燬去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子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操練與墨侍左右暮不能

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歎呻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皆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入 國家來以郡饒而僻

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
與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
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
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
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
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
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
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
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勲名也其所
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
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盼焉能無悲歌
感慨彷彿古所謂爽然自失者乎哉予知公非
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
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于彼也公領而
大笑欣然噉飲以爲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
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

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
言貌之似特閭子曰閭閻而已其餘若冉有子
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爲剛
與直者予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宮像想
見其人大畧以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令與今人
遊今人類不好者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
又曰吾未見剛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
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燥而上行而不膠折

於物故物不能侵闖之蓋不如是不足與近乎
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長七尺廣頷豐
顙美鬚髯褒衣博帶意豁如也聞與之扣古今
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旨癯然當
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面批人
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識相
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謂
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
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

君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
門人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
疑不能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
君否也雖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
也與其侃侃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
爲止也行行者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
忍矣然要之負氣而非道勝者必閭閻若閔子
庶書之所謂直而溫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
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蘄岸之氣而
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
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
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
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告君焉君
能莫逆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
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生盛時養士之

法學士大夫共視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具載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籥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攷習大畧隋唐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呶呶然羣而嬉姍也吾信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間抑有所謂鄉老者

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蓋所以嚴民敬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詣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繇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

不絕書也予觀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錄
州縣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
于其鄉與進士於 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
之一千之二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
至率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
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
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
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
特竒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

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
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特竒崛之才不終
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 國家罷去州
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
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而異等
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
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誼無勸也予
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
言濬縣師陳君者陝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

之道爲弟子誦說予竒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
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
幾以逸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即古文學掌故之
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豈國家上採故事而
將衰禮之顯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
事之者耶抑亦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
所謂千一百一而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
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
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丹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
埜之利既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
訟聞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
委積故時供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
所繇腴民脂理以赴交締之壑者悉已罷去司
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
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
見故爲公移以田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

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羸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茅坤廼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以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

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藉以爲歛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紆求以納歛

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願滄泲泲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嗶嗶焉訛言搖亂而去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况望於父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

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氓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鍾鼎食之富當共苦之然而齊人死鹽筴粵人死璣翠利之所下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况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盖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

義者

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沒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蓋已剝蝕烟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蕪宮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淒然歔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筦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

樹功名于茲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恠今天下州郡才吏徃徃其所以功名自喜震耀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

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為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迥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茲土試即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為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廼在乎此毋亦近於迂者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苟歲時伏臘過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予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 聖天子憫而許之縉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為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

與慕誼而書之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恠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既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條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蓋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

抑亦繇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狴兕之在野者固相狎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有兄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歸養公廼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

何其壯也及太夫人沒有司䟽請復出公時稍
遷竟不能久留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

亦可謂賢矣嗟乎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
母之養苟能如彼白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
身以退奮決而不顧其流風蘊義豈特區區間
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子而有乞身之公卿
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大臣之孝廉也如
此其不可以祿而羈繫之也如此而不忍辱之
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則亦矜而傲

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
不忍以祿而羈繫之也如此而亦不欲以自辱
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天下
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來
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
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䟽想見其
人能不爲之泫然歔歔流涕矣乎予是以敬爲
公志之非特曩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
公名燠黃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

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近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予嘗過其祠宮下刺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顏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乎予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

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習相錯囂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豈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勤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間至者特簿書繩穀無以先王之道導之者與竊恠予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以布衣掘起其

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
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况乎陳君者
世之才吏持 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
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禊之使能以子游之
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
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爲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
之中子綸方童齠時聞亦攜之來與俱予兩人
者均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
南祠部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
之曰先生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 順昌王傅
頗數採古者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
其好也遂棄去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
澹泊自喜世所馳酣戰鬪不入於其心君之所
知也日惟閉戶諷老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
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樹種韭幾暇則召里中

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問疆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盂蔬果二盂鬢髮與髯曩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頤語古今圖史得失刺刺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

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時焉可也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螺產于窮山絕徼鳥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况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緇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

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對象有庠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即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間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欵而泣也然按 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

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棄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彊大擅山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

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輿出入兔苑其間安知不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効萬一之議於主上特未會便今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雋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

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母夫人為桂平縣主
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
年今始疏為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
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
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
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為拓土河朔
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
訟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
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慎自勗以俟

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
獄中已而蒙 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
言給事君之為人與其待罪狀予盖耿耿也久
之給事君手編所為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
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士則各命之氏
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
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

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土而太宰徃徃以九
兩之法拊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
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
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散枝蔓乎中國又革
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荐饑相仍亡徙道
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之間求其唐宋
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况於古者氏系所出乎
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若秦粵然
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以歎歎

飲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平基
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所
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
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
人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
絕不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
否及子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
及今猶能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殍
之餘安能不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

之間又焉能不爲世之秦粵而奴隸之者乎又况望其或出於此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明天子放歸田里廼得倣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燿傳記之間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攷不欲附離之其所自傷者遠矣廼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天子之庭

瀕死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帥鄉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某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蘊誼於今寢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巳酉秋九月望日某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
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
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
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
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
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
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
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
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蓋

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之德以之脩其道於家
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
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蓋繇是
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
誼即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武
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茲中外士無
問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
聞臣也坤忝廁從官後間伏謁公特貌疑其道
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

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脩其道於家者豫故出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與公以給由行從官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悞怖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指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覩記公之才畫勲望而獨詳公之所以室家之細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于彼庶知所本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
戶眇之是以兔罝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
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
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

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
亡矣其能以音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
壑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賢豪宕
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
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
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
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
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縮印綬爲吏以彼其材

徃徃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
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環瑰嶄截
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
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動而
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
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
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
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
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愛而其爲政也達古者

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予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環瑰蘄截者之譽君爲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

天子方招選

詞賦侍從之職君旣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矣

壽烏程尹錢君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故上古以來間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然其次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習爲神仙神仙者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予固未之信獨

喜其言澹泊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稍稍從深山盤谷之間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谷間間出烟霧之癯漆面而蝨首兩瞳子隱然若水碧之峙也頽然偃卧於其宮扣之不以語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予是以益竒傳記所稱山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蓋山谷之人於世既遠世所沉酣戰鬪淋漓艷冶之慾無所入於其心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惟吳郡波壑之國也

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鳧雁之利故紉繡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當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翁烏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竒前兩歲大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時手白髯義衣冠杖而羅諸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

也而今不可復矣予茲歸冀且以曩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子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紈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緇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間氣獨稟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治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幸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間所傳特類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予且曰即豫章間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予竒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頃且就予間攜之出示所

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即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為冠裳容貌為恨今廼得依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鏤心鑱腎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

是也夫像且爾况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薦志而好之如為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况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予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君姓蔡名世新南康人別號少壑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次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沒於秦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

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場也及蹂罪
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
野老咸嘿嘿不能齒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
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鬪
雞走馬蹴鞠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候王所伏
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泉人烟市廬之相
壓於其境而能指言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明興籍爲

天子輦轂郡縣

列聖相承

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故民之生齒繁而俗移易
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雖然予間視諸州
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凶荒則易以轉
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口閭里之間非
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剽持弓刃
相嚮其獷悍之遺猶舊也毋亦今之爲二千石
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亟坐
叙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
天子之德化然與抑亦不得其人與予同年寒
泉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

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
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
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陳見者也將不特予曩
所過弔而識之者而已予謹書之以俟他日采
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頽然恬勢利
以飽丘壑者蓋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鬱
鬱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不能容於
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
公而懼其以睚眦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
而年且踰矣例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
皆有所縻於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
以釋而去非所謂頽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也
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
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
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予友人南京刑
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年於此其以先大

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能詩歌知名於時聞中朝之士方卜官期共推挽之君廼蘄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介然無故者乎哉然以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爲也或曰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爲好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

自警焉

廣西鄉試錄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巡按御史朱某監臨廣西試事於是千里走書幣聘某暨學正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爲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某左叅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僉事茅某暨百執事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以獻焉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

林百粵之地方二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

百八十年來

天子每策士於庭而粵以右

所與錄名氏者不及五十之一焉總粵右之所自爲錄按名氏而校其終且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詩書未洽其勢

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予諗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伏於海島而况粵雖最西南僻徼猶當今

天子封以

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擯而不以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烏言魑結之俗當與粵相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常袞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粵聞今御史與提學者之至相與俎豆先賢之祠羣粵之士

於其宮走數千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上者蓋已仰承

明天子德

意稍稍依文翁常衮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札言偃之徒相與崛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乎嗟乎昔唐陸贄知

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衮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而謀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發憤頡頏

斯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哉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應某平蠻將軍鎮遠侯顧某方並以

天子重臣出擁節旄臨鎮茲土右叅政王某副使公某僉事趙某及副總兵張某叅將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鍾某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叅政夏某副使楊某都司李某時則函萬壽表赴京師而左布政使韓某副使沈某以給由行或曰例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謹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而繇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縮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徙以去非亟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

若東郡潁川南陽渤海之屬徃徃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之班班可攷者迺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

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拊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

以及輿廝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嚮之所謂怛然入乎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今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

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叙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裒四書意二卷一曰筆記
二曰口授口授者君所嘗口授門人以孟子章
句而門人襍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州邑
之學者輒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
之顧自慚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韻其旨而
勦附之者廼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引
其所自得於心者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

註及蔡虛齋諸名家之說而獄究之者釐然矣
又明年過予白華樓與予兒積輩讀論語時則
君務解脫其所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
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盡由傳註與諸名家
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七間或有諸名家
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不及以言者往
徃洞朗關竅若共游夏之徒揖讓乎闕里而憂
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爲最然學者之能知
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聞學者相與傳君

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揚子雲少時間擬相如爲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唁而陋之矣漢之士悅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疑且信者半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薦於自信人也而又何靳於世之不爲覆瓿乎君或爲覆瓿乎君也君名偉字道升虹野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獎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者貌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而士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頌然有聲稱而監使者器之已而入復於天子按其日月猶例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獎之而其寮桂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

足爲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爲盛而予觀兩漢若潁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石印綬遠者二三十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土之所宜以爲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爲賜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樹書或以溉田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色仁法習而事練其才

豐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監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之屬也其所署縣綬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困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予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

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驟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例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已於是乎書之以竢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僚佐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蓋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迫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

公從烽燧中驛且馳矣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叅政任丘郭公闔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改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予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所當深入喋血而蹂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

氣寢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
乎予間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
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室再疲於供億三絀於戍
兵况頃者奸孽尚詔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徃徃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蓋黯
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色而漸不可支也巴公
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固荷公從折肱處砭礮
以治之今且佩 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
所當藩室供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

滯拯其蠹察其陰陽鬯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
腹心者公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瓦
解而以匹夫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
挺鋤而始亂天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
陽成臯汝鄧並在公襟帶間幸公有以慮之予
故嘗從公遊知公正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
善政有厚聞於時聞 天子業已虛公卿之
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以復於 天子
也

賀宮保胡公序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鬪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鬪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死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

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羶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詔中外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予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二蓋

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以
敢戰力鬪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
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
所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
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
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鬪虎也餌之以羊豕
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
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驚弓
之獠矣當是時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
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天

子嗟乎公是時豈以音搖魁壘之氣與力襲而
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
以死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
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
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
獲之以報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囂然而

起中朝以外洶洶也而卒賴天子聖特
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

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
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國家而猶爲時所嫉
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
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
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
大略皆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
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

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
顏回之愚數取之顏氏沒而道幾絕晚又得
一曾參以魯名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

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
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
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
要其至內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
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粵人也粵既僻西南萬里
絕徼無中州冠帶治化之俗以巧繪於外而其

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履眇然儒者也吾始望而貌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共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職焉斯人也豈非嚮之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沒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以毀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絕者綫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慎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

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縮波而州者
南北萬餘里諸島既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
或貢或絕或內犯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
而中國所以斥候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朝
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然列聖以來數十

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二三狂孽僉攘內亂
徃徃遠近不支明天子始下詔徵材官騎

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
小者陷陣逡巡狼狽所嚮無尺寸之功何者將

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

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填東南予間視公所當

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

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徃徃事後當成敗百不一

失蓋繇公結髮入仕勒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

久一切彼已之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

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

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

彼已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

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即劃然曰兵興來
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
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
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莫府
裒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
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
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鬪之
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
之山川夷險異形其所勒習戰陣異宜也於是

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又各自爲圖而
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
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泐其情
而后可乘謀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踪
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
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
之戰沒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謂兵厲
也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糗糧行
伍之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

入身利考五
言
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憫然嘆曰君
之誼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
衣之俠自 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
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
君抑自知猶多繁複龐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
共爲異同似未可席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
矢石以捍 國家其旁搜幽討固宜如此袞既
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笑謂予
曰予之爲是編也即醫家所纂古方書是也神
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澣吾並籍之以
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又何暇乎其
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適
國家多外難卒吐胷中所竒拙如是嗟乎若君
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
於世者乎

白華樓稿卷五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